

理 论 探 讨

清代名医赵晴初与《存存斋医话稿》

吕 志 连*

主题词 医学, 中国传统/历史 @《存存斋医话稿》

@ 赵晴初

赵晴初(1823~1895年),字彦晖,晚号“存存老人”,会稽(浙江绍兴)人,为清末浙江名医。幼攻举业,20岁为秀才,兼长诗词六法。后因兵乱,家境中落,慈闱衰老,乃绝意进取仕途,务为有用之学,遂潜心精研医理而立身于杏林。赵氏天分过人,生平手不释卷,四方求治者日益众多,继则名噪南北。时与江苏马培之情谊尤深,与同里何廉臣、桐乡陆定圃常同邀会诊,商榷医理。花甲后修持净业,博闻医籍,著有《存存斋医话稿》、《药性辨微》、《医案》等10余种。

《存存斋医话稿》(以下称《医话稿》)系赵氏40年读书、临症之心得。自谓“余自己冠后,喜读医书,有所见闻,随手识之,间附以心得,以备他日之参考”。由于随记随藏,辗转有年,遗失多矣。戊寅(1878年)秋,赵氏已经55岁,杜门养病,检旧篋得手稿若干条,命儿子录出成帙,重为芟润之,标其名为《存存斋医话稿》。惜仅选两卷刊行,印数少,又值兵乱祸结,其版散失,幸裘吉生虑其书湮没不传,遍觅原版,“虽幸而购到,已缺多页,亟亟然为之重刻付印”(重刻《医话稿·何廉臣序》),同时补入《绍兴医药月报》第一卷5~6两号(1924年5~6月)赵氏原著斑疹、痧疹二节,由其门人杨质安加注,作为卷三一并编入《珍本医书集成·杂著类》(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),从此得以流传。赵氏著作虽多,罕有传者,惟此吉光片羽,弥觉可珍。

《医话稿》乃赵氏一生学验之结晶,兹分以

下几方面阐述窥见。

1 医乃济生,察病投方,务需推详

《医话稿》录清代史典《愿体医话》的一段话:“若临证之际,不费一番思索,不用一番心血,代天宣化,救济苍生,只于此中求富贵,顾声名,以他人性命痛痒无关,生死听天。清夜思之,能无自愧?”赵氏认为:此蒿然仁者之言,切中时弊,皆时医之药石。医为仁术,乃苍生之救主,故须博极医源,具应变之力外尤当安神定志,发大慈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何廉臣在《医话稿》序中谈到:他与赵氏会诊时,见其临证辨证,反复推详,选药制方,心思周到,往往一味佐药,亦费几许时刻思想而得,一得即全方灵透,历验如神。赵氏严谨的态度,与那些临证不费思索,只求富贵顾声名之徒,实天壤之别。赵氏读徐梅堂《听雨轩杂记》中载有一代名医薛生白将一中暑昏厥者判定为“虚厥”,以独参汤灌治之大错,深深感叹“医事难矣哉”,告诫医者应“最要凝神定气,反复推详,慎毋相对斯须,便处方药也”。薛氏为医林佼佼者,学验俱丰,其尚因不慎而铸错,况他人乎?同时,赵氏不讳己咎,以过为训,表述了自己曾治一暑热症,初投三黄石膏汤后,复诊其兄代述转方,误将小便自利认为是大汗淋漓,悬拟白虎汤而病速变,虽经救治而愈,之后赵氏痛悔误听误药,几致病不救,“切须熟察病情,以告医者,设或因误告,致误治,咎将安归耶”。认真察病,谨慎用药,是医者所必具,有因名利而忽之,有因图省而悬方,代有其人。故赵氏针对时弊,深痛恶疾,不无现实意义。

2 读书玩味,融合己见,驳偏修正

赵氏一生“无虚日”,除诊务外,朝夕捧卷,尽得医中三昧。尝谓:“医非博不能通,非通不能精,非精不能专,必精而专,始能由博而约。”此

*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,杭州市天目山路26号
(310007)

收稿日期:1996-04-09

真读书有得,心知甘苦之言。

2.1 阐发《内经》旨意:《内经》为医理之渊藪,百家之宗旨,其义深奥,代有发挥。然剖析入微,远绍旁搜者终不多得。赵氏读书,不草草而过,一词只语亦当细嚼。如《素问·调经论》有“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,以行血气,血气不和,百病乃变化而生,是故守经隧也”句,赵氏认为“经隧”是营卫所行之道路,医者治病应“遵《内经》守经隧之训,加意于营卫可也”。营卫者乃生身之大关键,两者皆水谷精气所化,营行脉中,营养周身;卫行脉外,捍卫躯体。守经隧即护营卫,营卫和则气血行,何病之有?只有正确理解经旨,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。又如《素问·痿论》提出的“治痿独取阳明”,即五痿治疗当独取阳明为主,而赵氏认为:此“痿”字“作阳痿解可也,作外肾解可也”,因为阳明胃府,位镇中宫,上合于鼻,下合外肾。以举霉疮者为例,其上发而鼻坏,下注而茎糜,则其毒蕴阳明;又以马为例,其鼻黑者茎亦黑,鼻白者茎亦白,乃阳明与外肾关属。鉴于二例为证,赵氏提出:“治阳痿当遵《素问》‘治痿独取阳明’之旨,弗沾沾于补肾壮阳焉可已。”这一独树一帜的见解,非有融会贯通的理论与扎实的临床实践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尚且不论《素问》提出的痿是否包括阳痿,然治疗阳痿运用补脾的方药与针灸取足太阴脾经的报道已屡见不鲜。

2.2 详析各家学说:赵氏读书不囫圇吞枣,多结合临床,阐明义理;对有偏见者,则剖析修正,参入己见。如柯韵伯《伤寒贯珠集》“气上腾便是水”一语,油然借此论述了枯燥一症有阳凝阴竭之分。阳气凝结者,津液不得上升,以致枯燥,治宜温热助阳,认为“阴精上交阳位,如釜底加薪,釜中之水气上腾而润泽有立至者,仲圣以八味肾气丸治消渴,亦此义。”并以釜中有水,以板盖之,下有火力喻之;然枯燥由于阴竭者,则为“泉源既竭,必须大剂濡养频服,如救焚然,始克有济。”告诫医者“两证霄壤悬殊,万一误投,死生立判,不可不细审也。”赵氏读书有如此认真,皆为后学楷模。如对《洄溪医案》治毛姓痰喘一案,灵胎予清肺消痰饮并以人参一钱切小块送下,

二剂而愈,然复发时前方加人参煎而喘越甚。赵氏认为:清肺消痰饮加人参,方也;人参切块吞下,法也。谓“古人有方必有法”,仲景桂枝汤服已须啜热粥,以助药力而取汗;附子泻心汤中附子煎汁而余三味泡渍,乃扶阳欲其热而性重,开痞欲其生而性轻。“其方其法,丝丝入扣,细心体会,妙义始见”。同时例举了族姪柏堂因酒后寐中受风,周身皮肤麻痹,吴鞠通予桂枝汤如法嘱服,只一剂,遍身微汗,次日病若失。认为“假令此证知用桂枝汤而不知啜热稀粥,恐未必得汗,即使稍有汗,去病岂能若是之尽且速耶”。鞭责了当今医生只知方而少用法,总认为类此服法似有过于炫奇,而药病不速愈且谓“方药不的”,其实这是“读书不尽解,用方不得法之故”。赵氏对周之干《慎斋遗书》中出现“肾燥不合”一词,认为虽系未经人道,且有至理,作了解释;对徐灵胎既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,且批评叶天士以络欺人,提出“徐批叶案非真本,乃托名者”的结论;读吴澄《不居集》对虚损内外立论,谓“纠缠绳愆,独开生面”等等。可见赵氏广泛阅读各家医书,提出问题独具匠心,令人咀嚼有味。

2.3 新阐学术观点:赵氏提出成痰之因“皆气为之”,治痰当治气。“痰为湿,为津液所化,……其所以流行聚止者,皆气为之也”。痰的形成成为脏腑的气化功能受阻,以致水湿停聚而成。在罗列了前人论痰的文献后,对庞安常“不治痰而治气”一语,赞许“为治痰妙谛”。他归纳了“痰之患由于液不化,液之结由于气不化,气之为痰不一,故痰之为痰亦不一,必本其所因之气,而后可治其所结之痰”的结论,故不可见痰治痰,亦不可单以利湿化痰。赵氏这一新的观点,有力的抨击了当时治痰不进行辨证,概以二陈的弊病,二陈“因于湿者固宜,使无湿则何以当之”。

3 临症善变,方药的当,历验如神

3.1 重诊断,决死生:赵氏治病,首重诊断,往往以脉象判别病之轻重及可治与否。如遇病久、体倦者,不是虚弱脉而反得缓脉,是脉病不符,“为正元大漓之象”,亟需救治。正如病久显满面精神,属回光返照,“世俗谓病人无病容者大忌,亦是此意。”同时,以虎口、鱼际肌肉的丰瘪验疾

病的可治与不可治,赵氏认为“每以两手大指次指后验大肉之落与不落,以断病之生死,百不失一。病人虽骨瘦如柴,验其大指次指之后有肉隆起者,病纵重可医;若他处肌肉尚丰,验其大指次指之后无肉隆起,而见平陷者,病不可治”。这是赵氏平生临床诊断经验的总结,言古人所未言者,值得借鉴。

3.2 治杂病,效桴鼓:赵氏治病首重脾胃,告诫“过药伤胃,致现种种恶候”,即使体虚宜补者,亦必须先视病人的胃纳如何,“如果病人胃口伤残,未可驰投”,因为“补精必用醇厚之品,然总须胃化脾传,方能徐徐变精归肾,不过以醇厚之品较清淡者变精为较易耳。断不能入口之后,辄变精而藏诸肾也,须补脾胃化源者,饮食增则津液旺,自动充血生精也。”治疗当时流行的大脚风(橡皮腿),他根据“伤络瘀脉,气亦阻痹,风湿热杂什之邪袭入而不能出也”的理论,总结出一套内外合治的方法,治愈者不计其数。对咳嗽痰气壅塞者,运用《幼幼集成》方,以雪梨汁一杯,生姜汁四分之一,蜜半杯,薄荷细末一钱,和匀器盛,重汤煮一时,任意与食,谓“降痰如奔马”之速。对暴厥、卒中诸病的救治,提出“切勿张皇喧闹,妄为移动,以致气绝不返”,在药物使用的同时,可“令人紧抱,以口接气”,运用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法,不可“扶掖他徙,多致不救”。在一个世纪之前,能提出抢救卒中的方法禁忌,甚为可贵。另外,运用阿胶鸡子黄汤治疗肝风证周身筋脉拘挛等,均为临床经验之谈。

3.3 投方药,忌拘泥:《医话稿》中对方与药的论述较多,有阐发新见,有运用心得,足见赵氏对方、药的研究颇有深度。他再三提醒医生临症处方用药应随机应变,切忌拘泥,尝谓学医犹学奕,世之善奕者未有不专心致志于奕谱而后始有得心应手之一候,然对局之际,检谱以应敌,则胶柱鼓瑟,提出“医何独不然,执死方以治活病,强题就找,人命其何堪哉!”故先哲有云:检谱对奕奕必败,拘方治病病必殆。朱丹溪也曾说过:“古方新病,安有能相值者,泥是且杀人”。鉴此,赵氏认为:“古人随证立方,非立方以待病”,其所以设立方名者,乃“规矩准绳,昭示来学”,

难道“古方赖矣,岂能尽记,纵能尽记,而未能变通,虽多奚益?”三番五次地提出“天下岂有呆板之病证,待呆板之方药耶!”赵氏言简意赅,说理深入浅出,令人读之头脑顿清。对单验方的运用,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,认为“世之所传经验单方,往往仅标治某病,而不辨别脉证,其间清和平淡之品,即不对证,试用尚无大碍,若刚暴猛烈之药,用者尚其慎之。”他曾亲见一妇人,用密佗僧截症,一男子用蕲蛇酒治痛风,皆顷刻告殁。提出“殊不知效于此者未必效于彼,以病有深浅,体有强弱,证有寒热虚实,断不能执一病之总名,而以一药统治之也。存侥幸之心,致蹈不测之祸哉。”这对当时验方流行,祸害丛生的时弊,无疑是一个痛击。

同时,赵氏对当时某些医生不随证应变,仅沾沾于某药入某经、某药治某病,致使药不效、病不愈的弊端,深感痛心。他以五味子为例,罗列了《金匱》、《伤寒论》运用该药的方剂作了概括的分析后,认为“诸方用五味子,意在保肺气,不使过泄”。对喻嘉言谓干姜得五味能收敛肺气之逆,是“浑而言之也”;对陈修园不论虚实,遇咳辄用五味、干姜,是“浑而用之也”。对木通的运用,提出“审慎之”,认为木通味极苦且劣,性极迅利,不宜多用,曾记述一小儿因误服重剂木通汤药,致小便不禁,继之白膏如精状,叫号惨痛而死,死后溺窍端犹有精状数粒。此因木通甲素过量引起急性肾脏损害而致死,近年已屡有报道。另外,赵氏对黄连“调胃厚肠”作了精辟的解释:粥油虽能补精血,不宜于热病初起,食之旧病复发;猪肉虽为急救津液之无上妙品,然痰湿者忌食;失音者忌食皮蛋等,俱为经验之谈。

3.4 调息法,防出偏:赵氏对有些因情志所引起的疾病,在药治的同时,主张气功静养与调息,认为“神思间病,乞灵药物,窃恐卢扁亦谢不敏。凡遇此等病,苟非其人染著坚牢,总当谆切相劝,令其静观内养。”然又告诫调息诸法,不可依法乱做,“盖以人身气血,升降出入,自然而然,盲修瞎炼,矫揉造作,精气拂乱,必随其所伤而致种种疾苦耳。”气功练习不当,出偏颇多,赵氏必亲眼目睹,故苦口婆心,谆谆劝告。